

182

10

24

爲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強作解人，如畫與醋多少浮浪子弟。

引敬濟必用雪娥，葦殘枝敗葉，必用雪壓之而倒也。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蓋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莖之，豈宜乎團蓋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卽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溫秀才已去，瓶兒已罄，梅子不酸，則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且夕？殘喘不過於污泥中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蓮一去，理應卽用武二手刀之，惟恨其緩也。奈何又到

下回不知作者益欲順水推船將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張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猶不盡十弟兄之惡若春鴻又是順水船中順便文字至于守備府又爲埋屍一段文字夫必寫埋尸所以結金蓮出落春梅之筭也至若陳敬濟又不得不然之文乃爲歸結陳洪張氏大相之筭而後文馮金寶并嚴州又爲作花子做道士之筭一層層又逼入守備府中與春梅復合也文字相生開合之妙如此是大間架益玉鳳樓手

金蓮一生之淫行千古罕見以敬濟爲西門之塔而不知羞皆可與合以王潮爲王婆之兒亦可與合則天下之畜類凡有陽物者亦無不可與合也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詩曰

雨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條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裏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賬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前街討賬竟到這里昨晚小大姐出

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
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
家丈母好不分付我，與後主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纔
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
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明透下文
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得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擎着一兩銀
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
姐夫，白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
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入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偏以
作觀又過人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
下文來安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茶兒。

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

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
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
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
尋投奔，又悟隱底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醃韭菜已
是入不的畦了，不娶春梅意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
在金蓮也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與敬濟，敬濟敢手肆壯腸處在此，又

是西門，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個做一
之愚，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搭說了回月娘心狠

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
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春梅敬濟二人傍夾一人還要舊時
便有傍人那得知之嘆

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若是金蓮碗中絕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了頭做了個分上玉得寵叫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皮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歡喜帶

兩個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為下數回大書作地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拏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隻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又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

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上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

兒到家學了語說，姐夫也在那里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敷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

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拏錢

兒與你家使，原若是你不打發，把了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媽

媽媽了賣你，由你上我門來，必如此好做梅花別放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

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赶着曾福神

着棍打你老人家，照個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

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

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了，轉語月娘自是勢利場中人今日在你家

和了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嚶耶嚶，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

算其成姦
逃出之名一
無可多事
業已出門
且其奸否
亦非耳
罪如

對白梅甚
奇寫法
多為兩樣

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舖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
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
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罵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
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
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此中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
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
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而兒來萬物也要催真實你老人家
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
十二個銀子通入守備府無痕看他若添到十二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
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店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
曾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

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商量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

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

脚上雙轡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兒了春梅生

的模樣兒此舊時越又紅又白所為白梅在對紅梅花者身段兒也我云兩樣寫法以此

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

薛嫂兒拿來家鑒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

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價錢輕而賞錢重妙絕你老人家這邊

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

他還賺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

家令人不為月娘恨而為玉樓恨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

去見月娘凡事不如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

玉樓之行
屬心術不

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
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
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待橫處在此你是我
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
只是哭涕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一年又是玉樓安排了幾碟酒
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鋪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
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便與傅夥計自家吃就
是了不消叫他還映透來上房知謝便見月娘失防開便絕不妨
此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
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
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不知深淺之人如此定叫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

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
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
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
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
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
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繇他我好耐驚耐
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
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
了一般敬濟道老嫗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
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後語
冷舖中晏公廟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
則此語難說矣

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月娘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

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容易你且見

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作死都是未見

是西門失計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

我不圖打魚只圖濯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

還是大家便益太意復合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

原來醉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話休題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

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

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是

話是憤語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

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

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之甚叫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

是個小胆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

小厮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

日傅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要告

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

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去着他月娘意只當初你家爲

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月娘抵賴總是與也只

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的恐

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耽心你來時纔十六歲黃毛團兒也一

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

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

仍子給數
送送是月
理此等事
乃是作者
馬之也

欺心怎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着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
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不是常務一面把傳夥計安撫住了不題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
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傳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
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
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眾人說這孩兒倒相我養的
依我說話寫來篇是一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
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說
不說這陳敬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怪賊蓮蓬市井你說
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
兩月娘哭說姐夫對眾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
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月影也半日說不出話來
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好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
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
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月餘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
揪救了半晌泡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冒只是
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眾人
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赶着我踢了兩脚把
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
申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必用雪娥

一絲不紊怨毒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
之子人大矣哉

幾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
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叫那小

厮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上岳廟

灶前此氣一吐即時趕離門叫他家去處敬濟然後叫他王媽媽子來把

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

都沒了處金蓮平空留着他在家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

也扯下水去了打一回南透此處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

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个人各擎

短棍棒使小厮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

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

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五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腳按在地下擎

棒撻短棍打了一頓處亦非如此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

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監一條棍來深愧月

的衆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

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崽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

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

月娘隨令小厮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賤計敬濟自知也立脚不

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

往他母舅張團練家妻燕惟與荷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直監真
陰極而陽
也一笑

唯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爲解渴作也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前映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會玳安道還不會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壻天成妙語玳安的的可見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瞎兒來了又昇天就是你家大姐

那女壻子他姓甚處見此紙上不改一線真是化工之事

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折針也送不出個來方知寫何十事之妙爲此下線也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

俺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還出來好個

浪蹄子淫婦

數語爲後步動妹作勢

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

人家就是閑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
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
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
是驕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
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

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鬘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頂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人去，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爲他。月娘無禮處可殺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怎個銀人兒也有。王樓兒皆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處，費出錢去，然則金蓮爲單以色見長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亦是正言，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頂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擡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處處爲密上之根月娘不言語了。寵愛小玉如面一面使了鬘，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這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儼頭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如西游妖精主人封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公來也。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妙語不煩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乃作者特打發其上鬼門關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

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
赶人不可赶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
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

方知寫書童玉蕭以至我于撒淡者為此二語

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個破字兒纔好

又為玉樓雪娥做過文

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

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

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

月娘狠極生生世上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

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

落了一回眼淚

此處又以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

簪子一簪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

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

二語冷盡你若了有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

那里去

有去順便到你那里看你去

又是永福寺內藏語

也是姊妹情腸于是洒淚

而別

映春

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

此處

又以小玉之簪映轉金蓮玉

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到有一點人心

樓兒諸簪為離合大開目

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

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

玉樓寔終始金蓮正是瓶兒春梅三人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門園內樓下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

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

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

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

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

仍復收到簾下何等

忽仍不能稍改

口不如多也

此是假
事並及
吃虧者
皆以此者

筆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彈弄琵琶方是王婆不在
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
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
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
片响聲分滿足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
下猫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呐呐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
麩麵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武二之刀
良久又聽見動且搖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
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
洞裡咬的响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
睡去了有幾句說開說

你身軀兒小胆兒大嘴兒尖藏藏躲躲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風
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偷偏好鑽穴隙更
有一生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饅抹嘴直與瓢的一唱相對
前後一緊方可殺金
也蓮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吊
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
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
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
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
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
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

九者乃是
門語今仍
濟而又至
好筆力可

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蠅子

寫王婆子真是狠手非薛嫂文嫂可比

我老娘手裡放不

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雨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

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

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

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

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

又映十分光

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

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

何不令每日見面倒

我不管閑帳你如

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

向頭上扳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

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

我見地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

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睨目只顧坐着

法地步非

吃醋也

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

有知如此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裡問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

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

出醜惹人嫌

與春梅一樣話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兒了我娘兒們好

好的折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

與春梅不同

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

姐我為你開皮副肉你為我受氣耽羞

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也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項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吓又一個要偷娶婦人道現今王乾娘又是不是要一百兩銀子你西門典型尚在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夫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熟了折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胡州張細細何官人出到七十兩何官人本

王六見點歸着文字嚴整細密之甚大街上張一官府外今見

在提刑院掌刑門有知將奈何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

擎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

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却傷了哩一味當下一直

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王

狠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

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

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

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淫婦罵人如此敬

濟道我顧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

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

白着一味狠毒敬濟道這個不消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一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八十七回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明珠一線穿串來也

寫一百回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特相照非泛泛寫伯爵之冷煖也

寫張二官不要金蓮之語乃見伯爵落得做小人不是又寫一有主見之張二官也作者何暇為此書無因之人寫其主見不見王三官林氏諸人至西門死後久已不在此書之冊內矣

寫月娘暗中跌脚方知玉簫藏壺之妙夫殺金蓮與玉簫藏壺何與哉須知月娘與金蓮進門時深愛之也不深愛不能

使金蓮肆志爲惡以與諸人結仇然而使月娘終始愛之則小玉之私玳安且成婚矣如意之私來興亦合房矣所云家醜不可外談者是也使金蓮不傷月娘之心則雖有敬濟云云或亦逐敬濟而遣大姐金蓮未必去也此實論時度勢之情卽月娘大有主見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尋售主而遣之此亦常情卽不然王婆來云嫁于武二月娘必傷其心亦必叅以一二言而王婆雖貪而忘禍特無一冷眼者提醒耳一聞月娘言而王婆變卦武二哥之事不穩矣夫打死李外傳月娘之夫几遭毒手豈有不冷眼觀破今日之事乃不發一言止暗中跌脚且轉而與玉樓言是其情義盡矣其怨恨深矣其情義盡而怨恨深者王何處盡在敬濟

之一日至撒潑又起于玉簫之透漏消息玉簫之甘心爲用是又在書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約夫書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則用寫藏壺也然則書童者死金蓮之人也故獨附瓶兒而不附金蓮其必瓶兒生子而卽來者蓋卽于最開熱已伏一殺金蓮者矣至于瓶兒死則必用死金蓮矣故卽人三章約然則三章約者勾魂帖也夫瓶兒爲一樣淫婦何以于生子時不伏一死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兒之人卽用子虛則瓶兒未入西門未嫁竹山之先喬皇親花園中已伏之也何以見子虛死之蓋子虛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愛緣死瓶兒是子虛死之也然而非子虛死之也金蓮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兒不死金蓮又死官哥之人也子虛

固欲以官哥之死。死瓶兒。然非金蓮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虛。則子虛亦空爲孽化耳。是金蓮死。官哥實。金蓮死。瓶兒也。金蓮既爲死。瓶兒之人。則子翡翠軒特對照。一葡萄架。早已伏一死。瓶兒之人矣。是瓶兒生子。而書童來內室乞恩。而書童附瓶兒一死。而書童去。明似爲瓶兒寫一書童。暗却爲金蓮寫一書童。爲瓶兒寫者。是此日同寵之人。卽將來同散之人。似沒甚關係。爲金蓮者。蓋既從水滸傳中。武二手內刀下奪來。終須還他。殺去夫既奪之來。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濟。然徒用敬濟。何以處月娘數年之情分。使不寫其與月娘花攢錦簇四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討情分奪來。既極力描其

右贊錦簇乃爲敬啓事固應棄之必貴亦不應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玉簫離開之人必不可少而所以戒此離開之人

者則因書童然而三章約出之金蓮口中則又金蓮之自殺
古人云有機心者必有隱禍蓋以此也是故書童必以瓶兒
生子而來瓶兒一死卽去始終爲瓶兒之荆璫以引起金蓮
之禍端爲瓶兒九泉之洩也然則金蓮死官哥官哥死瓶兒
西門死武大金蓮死西門敬濟死金蓮究之作者隱筆蓋言
月娘死金蓮耳何則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之所以必死金
蓮而不一救之者由于撒潑撒潑由于玉簫玉簫過舌則因
瓶兒之衣如意之宿是又瓶兒之靈殺之也究之玉簫之所
以肯過舌者三章約也是金蓮固自殺而三章約所以肯過
依是又書童之故然則藏盡而云構釁真非一日一人一事

之釁也。歟。危机相倚如層波。叠起不可窮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生死死之苦海水。盡掬入此一百胡珠之線內。嘻。技至此。無以復加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詩曰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爲塵泥。女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四句行入見空巷。日暮氣慘淒。但逢狐與狸。堅毛怒裂背。我有鐔鏐劍。對此吐長霓。爲冷兄弟已買口吐憤氣

虹矣

話說陳敬濟顧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也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

薛嫂兒
春鴻
世如

發賣秋菊。這春鴻正去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便不是大姑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撞兒。有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他家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個人家跟能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

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出點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

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所謂無便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

個門路。伯爵道：「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

去做甚？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

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見頂

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

房。此他家與那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

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

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偶知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

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

足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孩兒，你起來，我無

有個不作成人，肯要你說你，那得錢兒來奉養？道小的去了，只

怕家中大娘抓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

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兩個他家銀子不取受，三個他

文無數大官人不怕不把你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

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

娘。秋菊原為去金蓮之樣，金蓮不在話下。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

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

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

吳月娘家中正陪雲裡守娘、范氏吃酒，先是雲裡守補在清河

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

垂涎圖謀之意。與夢境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

第一奇書 八十七回

看此人情，均為生疏，惟可以德拒，此不以德者，恐難

官終未溫
花隊中
也一失

真有一個
財哉

居家不講家
知勢利外加
字從此敗亂
和父剛常自己
一名有勢力的
八子孫淫此
查其誰家
者不少可哀

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比何如結親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做提刑官一語千古傷心夫當不可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緻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少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他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一個小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緻伶俐舉周知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所謂不圖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嫂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

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一個小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娘兒兩個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緻伶俐舉周知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所謂不圖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嫂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

二氏未能
得金蓮
祖上之德
未斷絕
者者二姓
厚也

論張勝乃
亦之思友
將伊打死
後身

又是令人

不知何用
月要之用

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
備說金蓮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
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折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
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
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
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
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與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
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
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
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
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銀子來要便要罷罷罷
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
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友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
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
忠已伏同張勝李安穩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
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
老爹家抬的去了差十兩又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
了說道三隻腳蟾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
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
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
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指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
兒風子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

不得
卷
耳
相
樣
理

授几八方買
去買安你們
授子然此授
過日了些兒

拿去授與他一頓好授子這婆子終是會着陳敬濟那口食繇他罵只是不言語為武松作地非照應敬濟也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爹就與他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授與他一頓授子他終怕看官廳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循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水滸文字

接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

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

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王蘭嬌與張

都監為妾賺武松去眠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

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

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

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一路將水不想

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

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遠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

交付迎兒一脈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

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四字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

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芒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情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次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揷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忘舊事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孃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

謝蒼天也不

天理到了自然如心

之迷子武二大道也否則人之死往矣

此蒼亦天理作者筆不由

還有防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在簾中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舊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必如此寫來方便金蓮明人豈不知防患乎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這一句武二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的話武松道好武二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

王樣是

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比雪天圍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說的緊又有三四个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别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猶稱叔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武松見重不計去下

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財之迷也待我往他大娘那里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財之迷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後落

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還有良心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兒也落他一半養家于是把銀鑒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

小叔還吃舊窩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月娘死金蓮以此書童死金蓮又以此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

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財之迷也待我往他大娘那里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財之迷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後落

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還有良心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兒也落他一半養家于是把銀鑒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

小叔還吃舊窩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月娘死金蓮以此書童死金蓮又以此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

何從成

地死其夫
地歡娛以
果富轉一
仍見此地
想債無倫
極不遭惡
云天理也
目心知也

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怎肯于依此處方知必用微
而棄之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以後方便月娘不言
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何以別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
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看
不是武大孝一
新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
燭細細是武大孝一重立武大靈牌供着在上面兄弟不假先有些疑忌餘不
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
上了拴前門也頂了後門比雪天金蓮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
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擎
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
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寫得便道武

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清話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
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聽的一声响向衣底掣出一把
二尺長刀好春薄背厚的好春來描寫一隻手籠着刀肥右一隻手按
住掩心手左便睜圓怪眼劍堅剛鬚面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寬
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
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力弄杖不是耍處急語武松道婆子休胡說
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言必發二人也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
王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
道迅速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也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
你那婦人道叔也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也自害心
疾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吃楂的插在桌子上

松治滌暑
出輕重
賜其一室
可報君下
害民

又寫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磔
兒盞兒都打得粉碎特寫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桌
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雲桌子前之極那婆子見勢頭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叉步赶上揪番在地用
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腳細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
又照管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
婆子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又說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又我
你不說時先刷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又照到婦人提起
刀來又寫便望那婦人臉上撒兩撒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

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
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
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個怎的王婆聽見只是暗中
叫苦說俊才料你實說了却叫老身怎的支吾又寫這武松一面
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撲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
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出聲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
待大叫又寫婦人被武松向炉內搗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
來了先聲起一令他縮着說此又揪着之也真是武二然後劈腦揪
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簪環都滾落了武
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直對後用兩隻脚踏他
兩隻胛膊直對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將金

理至此方

心已露

口尚能

逞名

連一結金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
 刀子去婦人白腹裏心窩內只一剎不意數字却如剗了个血窟
 確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閉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
 口噙着刀子又寫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
 生扯下來血漚漚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又寫血流滿
 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說時只掩了臉迎兒武松這漢子端的好
 狠也來至此一歇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干般用一日無常
 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
 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
 事映伯爵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映東京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
 眉不知歸何處片魂今夜客誰家古人詩一首道金蓮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裳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頭

往事看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

也割下頭來收拾婆子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力插在後

樓房簷下又找那時有初更時分到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

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

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不殺王潮文聽見他娘這邊

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

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又晚武松跳過牆來到王
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
他衣服搬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
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直寫至此見提了朴刀
又結了越後牆趕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波張青夫婦那里居住做
了頭陀上梁山爲盜去了此回俱與水正是

平生不作縈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之之憤
是作者特特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相對見一對萬
惡禽獸也

永福寺如封神臺一樣却不像一對魂旗引去之惡套如武
大死永福寺念經結穴于永福寺也楊宗保非數內人故其
念經用素僧子虛又用永福寺僧念經一樣結穴也瓶兒雖
并用吳道官寔結穴于永福寺千金喜捨本爲官哥也至楚
僧藥寡自永福得來自爲堪見致病之由而西門弱血之故
亦由此藥起則西門又結穴于此寺至于敬濟亦葬永福玉
樓由永福寺來而遇李衙內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

道他如守備雪娥大姐蕙蓮張勝周義等以及諸殘形怨憤之鬼皆于永福寺脫化而去是永福寺卽封神臺之意但用筆參差矯健真如天際神龍令人有風雲不測之概以視風神真有金矢之別

此回金蓮乃是著一個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樣寫法永福寺中一曰現身之焚僧二曰長老道堅然則其寺可知矣永者湧也福者腹也湧于腹下者何物也作者開卷故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卽此永福寺也所謂報恩寺者生我門也總之和尙出入之門也至于玉皇廟卽黃庭所云靈臺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蓋道心生也吳道官蓋喻言西門慶等心中無天理無道心也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詩曰

夢中雖暫見

是夢

轉展不成寐

求夢

妻僕曉風急

不是夢

空床常達旦

有夢

反覺始知非

不覺

徙倚獨披衣

不能寐

掩上月光微

不非夢

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却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內有金蓮所藏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却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漉漉兩個死屍倒在地上。婦人心中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見倒扣在房中間，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叠成文宗，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挂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子清好。

武松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子清好。

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好過春梅聽見婦人

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如此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

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直渡日逐使張勝

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

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

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

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

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

父親陳洪已是不行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參見他父親靈座，與他

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父母望子心如此母子哭做二

等。乃同類者，以此供養。恥之徒，况我殺嫂報，所為尚推，知身該打，云矣。

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就悶却不快了六姐不如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寧可就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并父親靈柩過年正月

同起身回家前在城外寺院裏安歇

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舅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親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親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後之待老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成如此爲親者明之原來如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个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便使從前依人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另外又就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

通都

背逆狗且

爲市者如

易得連串

忍我出

能奈事以

佩服

力起支節
手順手即出

為順手即
然前後不
姚武二姓
手干涉即
中領家
一見此順
出之懶
也抄書以為
一笑

街王婆門首可霎可怪只見門首街旁埋着兩個屍首上面兩桿
鎗交杈挑着個灯笼門首挂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
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
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時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
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
大叔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
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
好大胆平白在此着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
朋友銖指甲楊二郎順手即出全二人聲諾楊二道哥哥一向不
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

死番人是我丈人父的小番人不知被何人殺死

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
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如此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
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為妻小去了完迎見今這兩個
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
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掐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挑塵
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裡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
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又買了一陌錢帛在紫石街離王婆
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叫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
你燒陌錢帛只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却為你早了一你
活時為人死後為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

石南

見大郎

上他何

解

令

入

在法場上看着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
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
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
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
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
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口之
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
知要葬埋你但恐我父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
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叫他葬埋你身
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倒不放
奴直慢慢再報告也則個敬濟哭道還要立着也說話說話

夢中無限傷

獨坐空房哭到明

更三點說道怪哉我總分明夢見大姐向我訴告衷腸剛叫我埋
葬之意又不知甚平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
所有兩個屍首相應責令
則埋葬止有婦人身屍
勝李安來縣中打聽
在地方看守無人敢動
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
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

不隨喝不敢進來今仇人
再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雞

母子之情買具棺木

大哭不止春梅扯

竟却是南柯一夢從

疑不定次日叫進張

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

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走脫

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
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

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莊事兒累你二人替我辦得來我還道

你二人雖一道小夫人說那裏話若肯在老爺面前替我

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

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

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

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

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

不叫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

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

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

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爲他費心想

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

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也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有不
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
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
二奶奶且打靠後。總爲春梅得意描寫也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
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
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寫出金蓮布
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金蓮與敬濟直入永福寺是
貪此不厭陷溺之尤者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抬到
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
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
來宅內，同春梅說話。」說餘實情，才表金蓮還到四兩銀子，交與月家

來宅內，同春梅說話，說餘實情，才表金蓮還到四兩銀子，交與月家

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壇酒，一腿豬肉，

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

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

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

領了出來。兩班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映後文二次日

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

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

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

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

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

民光祿打

莫得眼
代你們
有好事

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只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里去又是哥哥起頭蓋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敬濟回言先父靈柩寄在城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

那番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去了楊大郎道是

領去這婦人屍首丟去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天理又不見他內學也父親靈柩人子待父之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坡上與他祭了燒化紙錢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

死天理也

得不被

地

念其有

孟安身苦
用錢這
子令天下
人不欲為
也以此作
之過耳

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繞到方丈內他
父親靈柩跟前燒帛祭祀通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入眾禪
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
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
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
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
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个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銀佛
身上拘着數枝灯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古
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座參禪講經說法鋪肩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

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眾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在家老
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台山
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
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自云
想要挑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
雙僧鞋一吊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
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
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作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
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必令小玉
出落一番

有此善
貧僧
財此以可
子不知也
形乃
儿八食的

手和尚說
行事均似幼
丁像而前
所行詭事
多曉理
知善漢作
可怖至今
有嬌小之
家實屬作
筆也
月娘實在

子此時也
知卿還是靈
然如今學
恆者豈一

一者為切玉作根二者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鼻肉兒一個僧
為幻化時夢中一引也
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誘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
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
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
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
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
月娘道小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
他這人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
月娘道想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
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
愈轉月娘引不住
愈罵道這賊小和尚也

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牒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
去直照一百回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
專一毀僧誘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
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
月娘道小玉又為小玉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也不見得甚處
聽衆夢一段脈也守之夢此段蓋為結交一照也
守寡看經歲月深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
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
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

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爺家開口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

娶了他侄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

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

哩一語便將近日春梅一邊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

亦如月娘亦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在事敬來

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

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

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

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坎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

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

打聽到只知這番家的吃他小叔兒沒了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生有地兒及有處子

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可知殺金蓮平日不守本分

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哩他小叔兒如身司之得殺了他還是冤

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

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

小叔子誰去管他惟天可表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

就這等大了為雪娥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

不嗔當他甚麼人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薛嫂道

耶嚙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一句依

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

間房子住撥个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裡臥了三夜替他

行穢成西方諸堂

可知的
殺的
要說
殺的

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朝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搵着个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此日月娘有不好見人之勢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

不喜歡叫了我已定當我提着花籠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爺好

婦說的沒个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真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天下總是如此量人可勝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裡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倒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由。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開熱。却是西門開熱。夫西門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開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于出嫁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蓋云前此你在開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你好時。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未便寫玉樓。夫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蓋云且見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市井短見之昌。自家愧恥一番。我却不與他一般見識。我還要自家愈加做策。

作爲那有
從之婦

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卽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已終日尚有人非于下不可不謹則又亡秦之續故又接寫嚴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稍已惟恐如斯時以患難自儆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必知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喪強縣夫妻相守讀書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富貴之方然而作者寫西門熱開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蓄鋒鏌而不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鑑名之物而卽以之爲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已名而求下于人猶恐不盡然也至于嚴州教齊固以色迷而玉樓是以名累亦猶內以利局人卽所以害已玉樓以計騙人幾不保其身所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分斂抑猶恐不免君子乾已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書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于此回首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後文于雪娥文中篇尾又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帶寫又是一樣章法總是收煞之筆也然此回大姐去兩番而敬濟終不收是何故蓋又作者陽秋之筆到底放不過月娘也夫大姐卽無寄放箱籠亦有隨身箱籠于十七回內明已說攜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獨歸兩番全不題起箱物直至後文雪娥逃來安走意秀死敬濟要告方肯拿出則月娘之貪刻陰毒無恥已

皆丁不言中寫盡然則不爲大姐哭當爲瓶兒哭也故必約化其子方使月娘貪癖刻癖陰毒無恥之癖乃去也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詞曰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几多黃土。豈是老夫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賊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也。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台。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坐。姊妹嬌媚。無人生失意。從來無間。今古。此回單結金蓮并結瓶兒

右調翠樓吟

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裏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鬚髮合的纔是丈母。然則永眞岳母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个月人也入了上。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恠。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七千千。我要他做甚麼。孫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吃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

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髻毛
都蒿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
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
氏收入祭禮走來回裏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
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
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
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
不怨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
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
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下難道世
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代安兒

之德厚了有
實父母

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城上
他父親添上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
官到家多多上裏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
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
晚陳敬濟坟上回家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
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
業將西門家私隱隱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
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對
始亦不應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如此無禮被敬
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几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
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

好真是富
人家

批者以之自喻

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套箱籠來家我
把你這淫婦活殺了月娘亦當受此氣以爲并兒少舒四恨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
居住每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
里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
紙三牲祭物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
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與丫頭看家留一事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
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了一事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
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
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
日太平風謂之和風太平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暝
天色寒謂之料峭太平騎的馬謂之賣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

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爆
宮腰細膩首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太平日舒長
暖澡鷺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
特用許多語出落玉樓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爲証
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綵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生起火
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寫得不堪之甚方與贈桃一回作照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

吳大舅
子看月娘說
必是怎麼
馬透矣

顯出月娘
徑夫妻而
有愧於吳

果再昏
這也可哀

周秀又
寫法亦
其才

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正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
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台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
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
終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馬兒騎將來總是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
出轎子來這馬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坟
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
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
在香炉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
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
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
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

說的話來是好像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揖上香也深
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王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孝哥兒也
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
紙燒了不題并讓到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
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
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寫得不倫不次便把
酒來斟按下這裡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坟先是
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
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
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如此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
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

面便是寺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
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
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坟上那里有大庄院
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
路上坟要子去了映前便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姑子吃了回酒
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
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姑子沒轎
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馱
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
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
也是合當有事遠上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

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
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碑花嵌縫前殿壁風
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遶宸旌亭高峻
接雲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焚煙
匣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
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拾千金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
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如夫在日曾拾幾百兩銀子在這寺中
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映月娘向大姑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
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少沙彌看見報於

長老於接

門時次則化

次則接月

氣色行徑

一樣此意

敗筆也一笑

堅此時莫

不知吳氏

四門之事

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

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

遊玩小僧看茶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俱

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

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

爺香火院小僧泰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眾僧行後邊禪堂中

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點出僧尼與四方檀越各

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眾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

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

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客備一茶

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拿上素菜

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如此寫來說道

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

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

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

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

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特觀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

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上汗流滿面衣衫皆濕映春梅那

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

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回寺

後金蓮坟土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

第一奇書

八十九回

八

人家也是
可駕也是
的人家的

春梅帶
者一時間
都愛

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坟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
慌不忙來到坟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持
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他人之手
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
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
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
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个姐姐新送葬
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
也不見的無嫌人便如此月娘道他那得个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
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
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荐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

娘家姓龐叫龐大姐員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
彌煮看好茶不一時彌子抬進方丈二門裏纔下月娘和玉樓眾
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
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
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紬花襖下着翠藍縷金
寬闊裙子掛着耳環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玉髮巍巍鳳釵半卸明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簪後雙拖紅綉
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眉前搖响玉耳環
坐下時一瞬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睂頭花鈿巧貼眉尖舉止
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閑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
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知怎樣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爲炎涼一長

老參見已畢小沙弥拿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

知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

動長老誦經追荐補那和尚說小僧是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

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布僧講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

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緣打

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鐘

盞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衆人攔阻

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

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

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不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僧子

幸中隨意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意如何

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

來有嫌人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

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

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

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人妗子

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昔比折殺老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好人妗子

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所界上下自然之理月娘拜了大妗

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人情如此

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

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

第一奇書 八十九回

此等事
滑地

沒曾看你你休怪炎涼惡氣一吐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不重別淚此時因兒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反欲垂淚矣因兒奶子如意兒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啣個喏兒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歡喜的要不得寫月娘真醜盡矣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他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醜盡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里作者此時醜月娘

喜梅感月逐之非為今日故云云

同氣而相
也實可怕
念云哉

身在此處
沒什麼親愛
批在吳氏
大州

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醜盡月娘將一節隱筆所寫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看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醜盡月娘至此方見年醜之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香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領僧房當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裏要往金蓮坟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醜盡月娘夫不動身在金蓮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

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弥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坟上見二大坎堆一堆黃土數椀青蒿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上了根香把紙錢點

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

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哭自己非

那奶子如意見見玉樓往後退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

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伏抱了孩子去只怕說了他如意兒

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坟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

和月娘勾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

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瓶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

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

寫得月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

書才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禮

要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

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數寫春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

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若實打攪

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左右將

大鐘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

親路醜盡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

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醜絕爲炎京容

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

子十分晚了不好走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里有跟隨小

驢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

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班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過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書者不當以已意批白以如月娘誠為不
家說有
如此
夫恐批公女之難能於化意也後僕
見大凡
人作於不深不重俗
第九十回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牆板兒兩間話結語上結穴蓋為春梅發世寒徹骨之聲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閑門戶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內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惠蓮公案至此又結

開手寫字衙內間玉樓若是俗筆自應接寫玉樓愛嫁看他接手即入雪娥事直令玉樓事似絕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筆勾轉既為玉樓抬高身分又為衙內遙寫相思而行文亦真有蝶穿花徑鶴舞雲衢之妙不是一直寫去如三家村多烘先生講日記故事

此一回寫雪娥一生點滑故至此也

第九十回

來垵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詩曰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爲儂好

席不暖農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瀕死地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

前來飛安又早在杏花村

玉樓在內

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

幕天席地設下酒席等候多時了這月娘衆人喬子到

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

不一時斟土酒來衆人坐下方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

烟喧雜月娘衆人躑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

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

心與理如合璧也年約三十餘歲見爲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慣習詩

書專好鷹犬走馬打球蹴鞠常在三五兩巷中走人稱他爲李浪

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絹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腳踏乾

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擎弓彈吹筒毬棒在於杏

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監肩擔隔肚帶輪鎗舞棒

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爲山

東夜久李貴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裏肚坐下銀鬃馬手

執朱紅桿明鎗皆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板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個長條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必用問人方知端的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听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姁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條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听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規看了半日見日色街山

令張安收拾了酒盆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爲記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担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几年

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爹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叫我挑副扣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惹門隙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担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担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几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簪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簪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翠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姐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坟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姐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掌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又人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个諾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姐那來旺兒挑担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担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

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每
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同了親
醜娘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黨擺上他家的四
五十攢盆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
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
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說來口角浸上
吳大公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了
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材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
恁般造化將上文無虧寫孟玉樓道姐也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
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兒守備好不
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玉樓別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

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

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几枝花

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坟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

我來家又是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著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

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搥

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

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

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坟上說了他來了寫月娘是十那等分付

叫你休拖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

只抱了他到那里看也就來了几時說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

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說下，卽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摸了一身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那崇了留子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妳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總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一家子慌的要不起，倒比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着生活，担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銀子，就見七大姐來，陪道：「你一去着改日來。」昨日六姐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小心，焦今日總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坐在地下，與月娘、玉樓、雪娥

頭月娘道：「几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月娘如此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月娘如此無禮，真是不可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麼，生活拿出來，瞧了瞧他几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戢子稱了，與他叫他進人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盞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雪娥在厨下一力攪撥，又熬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如此無禮，真是不可雪娥猶自悄悄和他說話，你常七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婆子對你說。

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不開，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蹣着梯櫓，越過牆，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桃姐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着家鬼，有詩為証：

開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声語

故把秋波送几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楚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挑竿好些時不見了你。」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挑竿，是去買些東西。」

我凡錢生活銀計，也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娘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娘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兒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訂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葢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雞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領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

第一回書
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見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耽許多利害。寫人情便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說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照屋裏窩藏，待夜裏開了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無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已不到晚，復到來照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知的。直待的大門開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暗號兒，只听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窺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橈子接著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樓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此藏春場何如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几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藉家裏買几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

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窺八來昭屋裏晚

門并見用事如何

看他扒過牆跳過牆去此西

久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月娘守家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点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知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

天還有跡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箇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裝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飾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胆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擎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檐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听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攬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諛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昔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

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
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可知是黑夜出來打人鬧裏挨出城上轉了幾
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几家人家都是矮
屋低廈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姥纔起
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
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
些時再尋房子添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得了
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錦屈錦者三足鍋也雪自見鄭旺夫妻二
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
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
之事贓物見在卽差人捆着屈錦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

都拴了那雪娥說的臉臘查也似黃了換了慘淡衣裳帶着眼紗
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夫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
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
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此處運公案又被這屈錦
拘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
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七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
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
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偷走
出外過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
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如此說話
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

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錯夾了一頓道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隻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自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口雪娥名下追出金桃心一件銀鐲一對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此皆項物何如屈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鐲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參與屈姥七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控屈姥七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面已是出醜平白又領子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支字亦無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

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听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所見要買他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雪娥出醜者為此一句蓋春梅吐氣雪娥不受辱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七并二奶七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繡金床上錦帳之中繙起來極力手下了頭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是春梅不換是金蓮換將當植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髮髻剃了上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

娥听了暗叫苦自古世間
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
既在地簷下怎敢不低頭
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簪兒換了
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
有詩爲証

布裘和尚到明州

策仗芒鞋入處遊

